

青少年古典文学阅读丛书

经典
藏书



红楼梦

下

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
代表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章回体长篇小说。

曹雪芹◎著 高鄂◎续著
古典文学编辑组◎整理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青少年古典文学阅读丛书

◎ 感受中国古典文学魅力

◎ 继承中国古典文化辉煌

红楼梦 (下)

古典文学编辑组◎整理

曹雪芹◎著 高鄂◎续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 下 / (清) 曹雪芹, (清) 高鄂续著; 古典文学编辑
组整理.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4

(青少年古典文学阅读丛书)

ISBN 978 - 7 - 5095 - 3546 - 2

I. ①红… II. ①曹… ②高… ③古… III. ①章回小说
—中国—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8426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00 × 1000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307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4.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3546 - 2/I · 0052

目 录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1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8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15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21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25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28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34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39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44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48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3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8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人杜绝宁国府	62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识	69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74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怜情归水月	79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86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92
第八十回	懦迎春肠回九曲	姣香菱病入膏肓	95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99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玩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103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阈薛宝钗吞声	108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113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118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122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12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131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135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139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143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146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151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155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癫颠	160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165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169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175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179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183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186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191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两村空遇旧	194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鲋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199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马使弹劾平安州	202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206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209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213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217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熙凤力诤失人心	223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独姦奴欺天招伙盗	227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231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236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240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243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247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251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255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259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264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宁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出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家去了；又打点送帐房的礼；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子原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彩云相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诘出来，每日捏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照着彩云的脸上摔了来，说：“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宝玉好，怎么肯替你应，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彩云见如此，急的罚神赌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之情，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罢。”说毕，摔手出去了。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的真。让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乘人不见时，来至园中，都撒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闹热。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命星官，值年太岁周年换的锁。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余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官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姊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表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便冠带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祀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了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再三拉着，然后又见过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

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一时，贾环、贾兰等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了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子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说不能见，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坐，让她坐。平儿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又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她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听了，喜的忙作揖，笑道：“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芳诞。”平儿赶着也还了礼不迭。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惜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儿？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和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样巧，也有三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都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日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袭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没人？只不是咱们家的。”探春笑道：“你看我这个记性儿！”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记得。”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的。”平儿笑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职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么。今儿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儿到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里才过得去。”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她奶奶，说我们大家说了，今儿一天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她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众人都笑了。

探春因说道：“可巧今里的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领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是极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儿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帐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原来今儿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们竟不知道。”说着，便给平儿磕头，慌的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包寿礼给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收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钗带了宝琴过来给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囑

附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

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要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要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里头有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了，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诉了她，皆因她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他明白了。若不犯出来，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了稿儿，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素云、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玩呢。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头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到了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连尤氏已请过来了，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儿。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家、林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赏给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凤姐儿吃过面，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

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一同到了红香圃中。只见筵开玳瑁，褥设芙蓉。众人都笑说：“寿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让他四个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妈说：“我老天拔地，不合你们的群儿，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又不大吃酒，这里让他们些便宜。”尤氏等执意不从。宝钗道：“这也罢了，到是让妈在厅上歪着自如此些，有爱吃的送些过去，倒还自在。且前头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眼看着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又嘱咐：“好生给姨太太捶腿，要茶要水别推三拉四的。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太太吃了就赏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出去。”小丫头们都答应了。

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围坐。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宝琴等回人都说：“这一闹，一日也坐不成了。”方才罢了。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这里没人听那些野话，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命人送给薛姨妈去。

宝玉便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众人中有说行这个令好，又有说行那个令才好。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令都写上，拈成阄儿，咱们派出那个来，就是那个。”众人都道妙极。即命拿了一付笔砚花笺。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巴不得，连忙起来说：“我写。”众人大家想了一回，共得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写了，搓成阄儿，放在一个瓶上。探春便命平儿拈，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夹了一个出来，打开一看，上写着“射覆”二字。宝钗笑道：“把个酒令祖宗拈出来了。‘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

了传，这是后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再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一个。”说着又叫袭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湘云先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划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便灌了湘云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令取了骰子令盆来，从琴妹妹掷起，挨着掷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掷，是三，岫烟、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罚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湘云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见香菱射不着，众人击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说“药”字。黛玉偏看见了，说：“快罚他，又在那里私相传递呢。”哄的众人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是罚了香菱一杯。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钗笑道：“这个‘人’字泛的很。”探春笑道：“添一个字，两覆一射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猜着他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因射了一个“埘”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埘”的典，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三人限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牌骨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茶名。”众人听了，都笑说：“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杯，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枝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说的大家笑了，说：“这串子到有些意思。”黛玉拈了一个榛穰，说酒底道：“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令完，鸳鸯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都带一个“寿”字的，不能多赘。

大家轮流乱划了一阵，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纨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饮了一口。湘云的拳却输了，请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请君入瓮。”大家笑起来，说：“这个典用的当。”湘云便说道：“奔腾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锁缆孤舟，既遇着一狂风，不宜出行。”说的众人哄笑，说：“好个诌断了肠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说酒底，湘云吃了酒，夹了块鸭肉，呷口酒，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拣了出来吃脑子。众人催他：“别只顾吃，你到底快说。”那湘云使用箸子举着说道：“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众人越发笑起来，引的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说：“云姑娘会开心儿，拿着我们作笑儿，快罚一杯才罢。怎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呢？倒得每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打窃盗官司。”众人不理论，宝玉却明白，忙低了头。彩云心里有病，不觉的红了脸。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了彩云了。自悔不及，忙一顿行令猜拳岔开了。

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宝钗便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钗作戏指着自己的通灵玉而说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谑，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姐别恼，

就是姐姐的讳‘钗’字就是了。”众人道：“怎么解？”宝玉道：“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钗’字：旧诗曾有‘敲断玉钗红烛冷’，岂不射着了。”湘云说道：“这用时事却使不得，两个人都该罚。”香菱道：“不止时事，这也是有出处的。”湘云道：“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诗书记载并无，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怎么你到忘了？后来又读李义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尘’，我还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众人笑说：“这可问住了，快罚一杯。”湘云无语，只得饮了。大家又该对点猜拳。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庭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玩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见了湘云，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响，使人各处去找，那里找得着。

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一则恐有正事呼唤，二者恐丫鬟们年轻，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约束，恣意痛饮，失了体统，故来请问有事无事。探春见他们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们又不放心，来查我们来了。我们并没有多吃酒，不过大家玩笑，将酒作个引子，妈妈们别担心。”李纨、尤氏也都笑说：“你们歇着去罢，我们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说：“我们知道，连老太太让姑娘吃酒姑娘们还不肯吃呢，何况太太们不在家，自然玩罢了。我们怕有事，来打听打听。二则天长了，姑娘们玩一会儿还该点补些小食儿。素日不大吃杂项东西，如今吃一两杯酒，若不多吃些东西，怕受伤。”探春笑道：“姐姐说的是，我们也正要吃呢。”因回头命取点心来，两旁丫鬟们应声答应了，忙去传点心。探春又笑让：“你们歇着去罢，或是姨妈那里说话儿去。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领了。”又站了一回，方退出去了。平儿摸着脸笑道：“我的脸都热了，也不好意思见他们。依我说竟收了罢，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姑娘们快瞧去，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磴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咕咕说：“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宜会亲友。”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磴上还睡出病来呢。”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纳凉避暑的，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娇弱不胜，便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悔。早有丫头端了一盆洗脸水，两个捧着镜，众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匀了脸挽了鬓。连忙起身同着来至红香圃中，又吃了两盏浓茶。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给他含在口内，一时又命他喝了些酸汤，方才觉得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茶给凤姐送去，凤姐也送了几样来。宝钗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倚栏观鱼的，各自取便说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啾啾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那媳妇愁眉泪眼，也不敢进厅，来到阶下，便朝上跪下磕头。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儿，两眼只瞅着棋枰，一支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头要茶时才看见，问：“什么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这是四姑娘屋里小丫头彩儿的娘，现是园内伺候的人。嘴很不好，才是我听见了问着他，他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撵出去才是。”探春道：“怎么不回大奶奶？”林

之孝家的道：“方才大奶奶往厅上姨太太处去了，顶头看见，我已回明了，叫回姑娘来了。”探春又道：“怎么不回二奶奶？”平儿道：“不回去也罢，我回去说一声，就是了。”探春点了点头，道：“这么着，就撵出他去，等太太来了再回请姑娘定夺。”说毕仍又下棋。这里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出去，不提。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锄了几件去，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呢。”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

宝玉正欲走时，只见袭人走来，手内捧着一个连环洋漆茶盘，里面可式放着两杯新茶，因问：“他往那里去了？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巴巴的倒了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给他送去。”说着自拿了一杯。袭人便送了那钟去，偏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钟茶，便说：“那位渴时那位先喝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是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下半杯递与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杯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袭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问道：“这半日没见芳官，他在那里呢！”袭人四顾一瞧说：“才在这里的几个人斗草玩，这会子不见了。”

宝玉听说，便忙回房中，果见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说道：“快别睡觉，咱们玩去，一会儿好吃饭。”芳官道：“你们吃酒不理我，教我闷了半天，可不来睡觉罢了。”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咱们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你桌上吃饭，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刚饿了，我已告诉了柳嫂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来，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在晚上吃酒，不许教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趁今儿我可是要开斋了。”宝玉道：“这个容易。”

说着，只见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来，春燕接着揭开，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碗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春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箸过来，拨了一碗饭。芳官便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拣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宝玉闻着，倒觉比往常之味更胜些似的，遂吃了一个卷酥，又命春燕也拨了半碗饭，泡汤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毕，春燕便将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够再要些来。”春燕道：“不用要，这就够了。方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我再吃了这个，尽够了，不用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桌旁一顿吃了，留下两个卷酥，说：“这个留下给我妈吃。晚上要吃酒，给我满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爱吃酒？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回。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今儿大家开斋。还有件事，想着嘱咐你，我竟忘了，此刻才想起来。以后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处，你提他，袭人照管不过这些人来。”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这五儿的事怎么样？”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儿直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经事。”春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

给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

宝玉便出来，仍往红香圃寻众姊妹，芳官在后拿着巾扇。刚出了院门，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做什么？”袭人道：“摆下饭，等你吃饭呢。”宝玉笑着将方才吃饭的一节告诉了他两个。袭人笑道：“我说你是猫儿食，虽然如此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应个景儿。”晴雯用手指戳芳官头上，说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袭人笑道：“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说约下可是没有的事。”晴雯道：“既这么着，要我们无用。明儿我们都走了，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你去了谁能去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呀，怎么装憨儿，和我笑，那也当不了什么。”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说着，来到厅上。薛姨妈也来了。依序坐下吃饭。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应景而已。一时吃毕，大家吃茶闲话，又随便玩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一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人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畔的牡丹花。”那一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箭儿一个花儿为兰，一箭几个花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一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要是这两支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夫妻蕙了，好不害臊！”香菱听了，红了脸，忙要起身拧他。笑骂道：“我把你这个烂嘴的小蹄子！满嘴里好屁胡说。”豆官见他站起来，怎肯容他，就连忙伏身将他压倒。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帮着我拧他这张嘴。”两个人滚在地下。众人拍手笑说：“了不得了，那是一洼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豆官回头看了一看，果见旁边有一汪积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湿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夺手跑了。众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们出气，也都笑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头一瞧，那裙上犹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正恨骂不绝，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趣，忽见众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头弄裙，因问：“怎么散了？”香菱便说：“我有一枝夫妻蕙，他们不知道，反说我诌，因此闹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糟蹋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这里到有一枝并蒂莲呐。”说着，手里真个拈着一枝并蒂莲花，又拈着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什么夫妻不夫妻，并蒂不并蒂，你瞧瞧这裙子。”宝玉便低头一瞧，便哎呀了一声，说：“怎么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香菱道：“这是前儿琴姑娘带了的，姑娘做了一条，我做了一条，今儿才上身。”宝玉跌脚笑道：“若你们家，一日遭蹋这一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嘴碎，饶这么着，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糟蹋东西，不知惜福呢。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儿上，反到喜欢起来，因笑道：“就是这话。我虽有几条新裙子，都不和这一样，若有一样的，赶着换了，也就好了。过后再说。”宝玉道：“你快休动，只站着方好，不然连小衣膝裤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袭人上月做一条和这个一样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如何？”香菱笑

着摇头说：“不好。倘或他们听见了到不好。”宝玉道：“这怕什么。等他孝满了，他爱什么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样，不是你素日为人了。况且不是瞒人的事，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负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宝玉听了，喜欢非常，答应了忙忙的回来。一壁低头心下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乱想，来至房中，拉了袭人，细告诉了他原故。香菱之为人，无人不怜爱的。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相好，一闻此言，忙就开箱取了出来，折好，随了宝玉来寻着香菱，见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袭人笑道：“我说你太淘气了，纵要淘出了故事来才罢。”香菱红了脸，笑说：“多谢姐姐，谁知那起促狭鬼使的黑心。”说着，接了裙子，展开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样。又命宝玉背过脸去，自己向内解下来，将这条系上。袭人道：“把这腌脏的交给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给你送来。你若拿回去，看见了又是要问的。”香菱道：“姐姐，你拿去不拘给那个妹妹罢。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袭人道：“你到大方的很。”香菱忙又万福道谢，袭人拿了那条污泥的裙子就走。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莲用树枝儿掘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莲、蕙安放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忙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这手弄的泥污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着，方起身去洗手，香菱也自走开。二人已走了数步，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话，扎着两支泥手，笑嘻嘻的转来问：“什么？”香菱只管笑，嘴里要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因那边他的小丫头臻儿走来说：“二姑娘等你说话呢。”香菱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才好。”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说着，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祥，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袭人商议：“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纹儿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芳官、碧痕、春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共是三两银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说：“他们是那里的钱，不可叫他们出才是。”晴雯道：“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领他的情就是。”宝玉听了，笑说：“你说的是。”袭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撞你，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学坏了，专会调三窝四。”说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说：“关了院门罢。”袭人笑道：“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这会子关了门，人倒疑惑，索性再等一等。”宝玉点头，因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春燕一个跟我来罢。”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之事。春燕道：“我才告诉了柳嫂子，他倒很喜欢。只是五儿那一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家去又气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未免后悔长叹，因又问：“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没告诉，不知芳官可说了没有？”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

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大家隔窗悄视，果见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女人走来，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晴雯悄笑道：“他们查上夜的又来了。这一出去，咱们就好关门了。”只见怡红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来，林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别耍钱吃酒，放倒头睡到大天亮。我听见了是不依的。”众人都笑说：“那里有这么大胆子人。”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爷睡下了没有？”众人都回不知道。袭人忙推宝玉。趿了鞋，便迎出来，笑道：“我还没睡呢。妈妈进来歇歇。”又叫：“袭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进来，笑道：“还没睡呢？如今天长夜短，该早些睡了，明儿才起的早，不然到了明日起迟了，人笑话说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汉了。”说毕，又笑。宝玉忙笑道：“妈妈说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妈妈每日进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今儿因吃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沏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笑说：“熬了一吊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杯，都是现成的。”说着，便倒了一碗来。林之孝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顺着口叫起来，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就惹人笑话，说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了。”宝玉笑道：“妈妈说的是。我原不过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袭人晴雯都笑道：“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没离了嘴。不过玩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当着人却是和先一样。”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谦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就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说毕，吃了茶，便说：“请安歇罢，我们走了。”宝玉还说：“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带了众人，又查别处去了。

这里晴雯等忙命关了门，进来说：“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唠三叨四的，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儿。也提防着怕走了大褶儿的意思。”说着，一面摆上酒菜。袭人道：“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用两个大茶盘做四五次方搬运了来。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宝玉说：“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众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场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伪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恼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宽卸衣裳。

一时将正装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有纂儿，身上皆是紧身袄儿。宝玉只穿件大红棉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靠着一个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揶揄。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件玉色红青氍毹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眼内口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众人笑说：“他两个到像一对双生的弟兄。”袭人等一一的斟了酒来，说：“且等等再揶揄，总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一口罢了。”是袭人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余者依次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方团圆坐了。春燕四儿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个绒套椅，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过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干鲜水陆的酒馔茶果子，如何得这些东西饌菜。宝玉因说：“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袭人道：“斯文些才好，别大呼小叫的，叫人听见。二则我们不识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咱们抢红罢。”宝玉道：“没趣，不好。咱们占花名儿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相弄这个玩意儿。”袭人道：“这个玩意虽好，

人少了莫趣。”春燕笑道：“依我说，咱们静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云姑娘请了来玩一会，到二更天再睡不迟。”袭人道：“又开门阖户的闹，倘或遇见巡夜的问。呢？”宝玉道：“怕什么，咱们三姑娘也吃酒，再请他一声才好。还有琴姑娘。”众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里，叨登的大发了。”宝玉道：“怕什么，你们就快请去。”春燕四儿都巴不得一声，二人忙开了门，分头去请。

晴雯、麝月、袭人三人又说：“他两个请去，只怕不肯来，须得我们请去，死活拉他来了。”于是袭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钗说夜深了，黛玉说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说：“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略坐坐再来。”众人听了却也欢喜。因想：“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会着，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开了。宝玉忙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垫着些。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因笑向宝钗、李纨、探春等道：“你们日日说人家聚饮赌博，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李纨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没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六点，数至宝钗。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签，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题着“艳贯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

任是无情也动人。

又注着：“在席者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或新曲一支而贺。”众人都笑说：“巧的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宝钗吃过，便笑说：“芳官唱一支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样，大家吃了门杯好听。”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寿筵开处风光好。”众人都道：“快打回去。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拣你极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支《赏花时》：

翠凤毛翎扎帚叉，闲踏天门扫落花。

才罢，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探春笑道：“我还不知得个什么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掷在地下，红了脸，笑道：“很不该行这个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混话在上头。”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了起来，众人看那上面是一枝杏花，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

日边红杏倚云栽。

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再同饮一杯。”众人笑道：“我说是什么呢。这签原是闺阁中取笑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并无杂话，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说着，大家来敬探春。探春那里肯饮，却被湘云、香菱、李纨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一盅。探春只叫罢了这个，再行别的，众人断不肯依。湘云拿着他的手强掷了个九点出来，便该李氏掣。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极。你们瞧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枝老梅，写着“霜晓寒姿”四字，那有一面旧诗：

竹篱茅舍自甘心。

注云：“自领一杯，下家掷骰。”李纨笑道：“真有趣，你们掷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问你们的废兴。”说着，便吃酒，将骰过与黛玉。黛玉一掷，是个十八点，便该湘云掣。湘云笑

着，揎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那面诗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两个字，改‘石凉’两个字倒好。”众人知他打趣日间湘云醉卧的事，都笑了。湘云笑指那自行船给黛玉看，又说：“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别多话了。”众人都笑着。因看注云：“既云‘香梦沉酣’，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杯。”湘云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好签！”恰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饮。宝玉先饮了半杯，瞅人不见，递与芳官，芳官即便端起来一扬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说话，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云便抓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数去该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这上面是一枝茶花，题着“韶华胜极”四字，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开到茶花事了。

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问怎么讲，宝玉皱了眉儿忙将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说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一掷个十九点，该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题着“联春绕瑞”，那面写着一旧诗，道是：

连理枝头花正开。

注云：“共贺掣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香菱便又掷了个六点，该黛玉掣。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花，题着“风霜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东风当自嗟。

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笑说：“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饮了酒，便掷了个二十点，该着袭人。袭人也伸手取了一枝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题着“武陵别景”，那一面写着旧诗，道是：

桃红又是一年春。

注云：“杏花陪一杯，坐中同庚者陪一杯，同姓者陪一杯，同日者陪一杯。”众人笑道：“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黛玉与他同辰，只无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盏。”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该招贵婿的，你是否花，快喝了，我们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什么话，大嫂子顺手给他一巴掌。”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得。”说的众人都笑了。

袭人正要掷，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的。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众人说：“也都该散了。”袭人宝玉等还要留着众人。李纨、宝钗等都说：“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袭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袭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边方回来。

关了门，大家复又行起令来。袭人等又用大杯斟了几杯，用盘子攒了各样果菜与地下老姆姆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赢唱小曲儿。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姆姆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众人听了方收拾盥漱睡觉。芳官吃的两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许多丰韵，身子图不得，便睡在袭人身上，说：“好姐姐，心跳的很。”袭人笑道：“谁叫你尽力灌呢。”春燕四儿也图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咱们且胡乱歇一歇罢。”自己便枕了那红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袭人见芳官醉的很，恐闹他酒，只得轻轻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却在面前榻上倒下。

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晶明，忙说：“可迟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迟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发怔揉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么也不拣地方儿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说：“我怎么却说不下半句来。”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说着，丫头进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儿有扰，今儿晚上我还席。”袭人笑道：“罢了，今儿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了。”宝玉道：“怕什么，不过才两次罢了。咱们也算会吃酒了，那一坛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儿，偏又没了。”袭人笑道：“原要这样着才有趣儿。必尽了儿，反无味。昨儿都好上来了，晴雯连臊也忘了，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儿。”四儿笑道：“姐姐忘了，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谁没唱过！”众人听了，俱红了脸，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

忽见平儿笑嘻嘻的走来，说我亲自来请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还东，短一个人也使不得。”众人忙让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没他。”平儿忙问：“你们夜里做什么来？”袭人便说：“告诉不得你。昨儿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一坛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个唱的把臊都丢了，又都唱起来。四更多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一个盹儿。”平儿笑道：“好，白和我耍了酒来，也不请我，还说给我听，气我。”晴雯道：“今儿他还席，必自来请你，等着罢。”平儿笑问道：“他是谁，谁是他？”晴雯听了，把脸红了，赶着打。笑说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平儿笑道：“呸，不害臊的丫头。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说。我有事去了，回来再打发人来请，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经去了。

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因说道：“你们这么随便混压东西也不好。”袭人晴雯等忙问：“又怎么了，谁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砚台底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样子忘了收的？”晴雯忙起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贴儿样，给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红笺子，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宝玉看毕，直跳了起来，忙问：“是谁接了来的？也不告诉。”袭人晴雯等见了这般，不知当是那里要紧的人来的帖子，忙一看问：“昨儿谁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儿忙跑过来笑道：“昨儿妙玉并没亲来，只打发个妈妈送来。我就搁在这里，谁知一顿喝的就忘了。”众人听了，道：“我当谁的，这样大惊小怪。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纸来。”当下拿了纸，研了墨，看他下着“槛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样才相敌。只管题笔出神，半天仍没主意。因又想：“要问宝钗去，他必又批评怪诞，不如问黛玉去。”想罢，袖了帖子，径来寻黛玉。刚过了沁芳亭，忽见岫烟颤巍巍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姐那里去了？”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说话。”宝玉听了诧异，说道：“他为人孤癖，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炼，我家原寒素，赁房居住就赁了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无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认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如今偏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胜当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举止言谈，超然如野鹤闲云，原来有来历。我正因他的一件事为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见姐姐，真是天缘凑巧，求姐姐指教。”说着，便将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过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